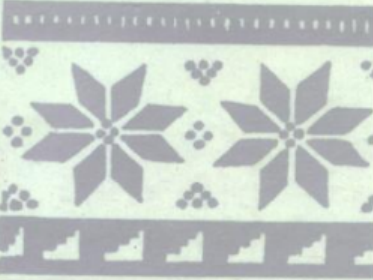




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



李绍明 程贤敏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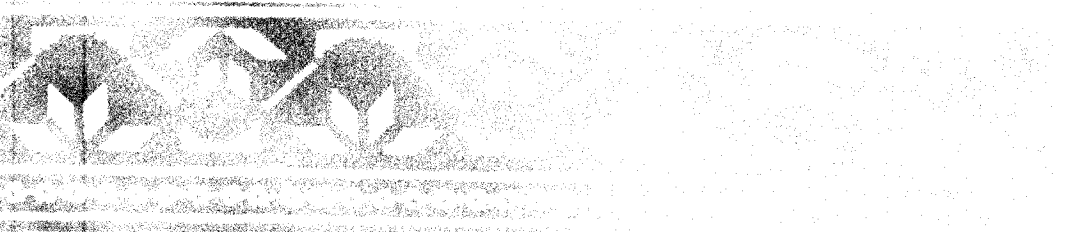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西南民族 研究论文选

1904年—1949年

李绍明 编
程贤敏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成都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李慧宇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罗庆华

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

(1904—1949年)

李绍明 程贤敏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3印张 2插页 33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614-0440-9/k·46 定价：5.60元

前 言

我国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五省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现有阿昌、白、布朗、布依、傣、德昂、佤、独龙、仡佬、哈尼、回、基诺、京、景颇、拉祜、傈僳、珞巴、满、毛南、门巴、蒙古、苗、侗、纳西、怒、普米、羌、水、土家、佤、瑶、彝、藏、壮等三十四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以及一些有待识别的民族成份，人口达5000余万，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60%以上。

西南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为缔造伟大的祖国，保卫祖国的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广西与西藏已建立了自治区，云南和贵州两省，因少数民族众多，在经济方面享受自治区待遇。西南地区既是祖国西南的边疆，又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蕴藏着雄厚的经济资源实力。历史已经证明，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与国家的治乱安危关系极为密切。自秦汉我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历代有识之士莫不以此为念。因此，在我国的典籍中保存着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史料。然而，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却是从本世纪初才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地对西南民族进行研究，迄今也仅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近代以来，我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一些西方学者抱着种种目的，对我国西南各民族进行了研究。但或因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或囿于种族偏见，故可观的成果并不多见。我国一批爱国学者在这段时期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成就却值得称道。尤其是抗战期中，

2728.62

国土大部沦丧，不少学术机构与学者相继播迁西南，研究西南民族蔚然成风，成为学术界挽救危亡的一种时尚。当时，有不少关于西南民族和边疆的书刊问世，其研究领域遍及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诸方面，而研究对象已涉及到当代的西南各族。这对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团结抗战，开发边疆，繁荣学术，曾起了良好的作用。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

上述这些西南民族研究的成果，虽然距今已有数十年，但多数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作为我们研究的借鉴。当然，这些文章无论在观点方面或是资料的使用方面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却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我们是不能以此来苛求于前人的。有感于当时的这些资料印刷得不多，且又分散于各书刊，给现今的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九年前就倡议将这一阶段西南民族研究的代表作品，选编成册，以供参考。我们承担了这一任务，从1904年至1949年发表的有关西南民族的论文中，选编出此文集。在选编过程中得到西南地区有关民族研究单位的大力协助，在出版时又得到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的支持与资助，谨致衷心谢意。

西南各民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觉得这批历史的记录弥加珍贵。为了保存历史资料，反映当时的研究成果，我们在选编中对原文一般未作改动，仅对部分文章有所删节（标明略、中略或下略字样），对错讹之处有所校正，特此说明。鉴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选编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李绍明 程贤敏

1990年12月于成都

目 录

前言	(1)
西南属夷小记	章太炎 (1)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马长寿 (7)
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	芮逸夫 (30)
贵州的民族	吴泽霖 (41)
广西民族研究述略	刘 介 (47)
云南土民的神话	马学良 (56)
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徐中舒 (68)
殷代的羌与蜀	董作宾 (76)
氏	顾颉刚 (96)
羌、氏与叟、濠及其北迁	蒙文通 (101)
吐蕃人种起源考	翦伯赞 (111)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郑天挺 (125)
吐蕃之王族与宦族	韩儒林 (132)
唐蕃舅甥和盟碑考	任乃强 (138)
唐蕃文化关系考	谭英华 (151)
藏族的文化背景	李安宅 (170)
西藏佛教概要	法 尊 (179)
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	李有义 (184)
羌族之信仰与习为	胡鉴民 (194)
云南两彝氏族考	朱希祖 (217)
傜僰与东彝	冯汉骥 (222)

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	闻 宥 杨汉先 (226)
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	
——一个实地调查的介绍·····	李景汉 (231)
大凉山罗罗的阶级制度·····	林耀华 (239)
罗罗的婚姻生育及丧葬·····	庄学本 (248)
么些民族考·····	方国瑜 (262)
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	陶云逵 (281)
墨江水癸的布都人·····	张镜秋 (294)
滇边之山头宗族·····	张一善 (306)
滇边野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	尹明德 (310)
怒江边的怒子·····	严德一 (315)
倮子——传说父辈尚有巢氏之民·····	严德一 (317)
民家新诂·····	徐嘉瑞 (319)
苗族名称的递变·····	凌纯声 (328)
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	吴泽霖 (340)
苗夷族中生育与死亡的数量·····	陈国钧 (351)
《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	吴文藻 (353)
广西象平瑶民之生死习俗·····	徐益棠 (360)
僮乃岭南土著的明证·····	徐松石 (366)
云南西部彝夷民族之经济社会·····	江应梁 (372)
黔南仲家的祭礼·····	岑家梧 (390)
卡瓦山闻见记·····	方国瑜 (397)
顺镇沿边的濮曼人·····	彭桂萼 (405)

西南属夷小记

章太炎

今人通称云南曰滇，滇乃其东偏一部耳。蜀汉时则称南中，于古则称濮。周书王会，伊尹为四方献令曰：正南百濮。尚书牧誓，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春秋传云：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杜氏释例，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建宁本汉益州郡，蜀汉始改益州为建宁，是云南称濮之证。陈氏蜀志李恢传，恢为庾降都督，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常璩南中志，建宁郡谈稿县有濮獠，永昌郡有闽濮，兴古郡多鸠獠濮，是汉晋时并称云南夷种为濮矣。濮之得名，盖因于濮水，犹因天齐以命齐，因晋水以命晋，因荆山以命荆也。汉地理志，越嶲郡青蛉，濮水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过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益州郡叶榆，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行五百里，来唯，劳水出徼外，东至眉冷入南海。过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依今水道，濮水即河底汪。东源出云南县梁王山，西源出赵州南山，合东南流至于元江，又东南至河口，出交趾，称富良江，入于南海。是为云南中部之水，源远而流长。与北部金沙江，西部澜沧江、怒江相拟。故其地以仆水得百濮名。其西及永昌，东连贵州、广西者，亦悉称濮。犹荆得名本荆山，其后北及南阳、南抵郴桂，皆称荆州部也。地言百濮，而种人亦受是名。犹蛮荆山越以地名其种也。于北金沙江之岸，在汉时曰越嶲，于南澜沧江之下流，在殷周曰产里（今曰车里），亦同受百濮名，而或自有其号（说见后）。要

之，云南旧种皆濮也。说文人部有𪛗字，云：𪛗为蛮夷也。𪛗为本与南中连界，其治曰𪛗道，所属堂琅，则云南之东川。大要，清时叙州、嘉定、眉州、贤州、昭通、东川四府二州皆其地。太史西南夷传，说楚庄骄王滇，秦常頊通五尺道以后，汉兴，皆弃北国。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𪛗僮旄牛。司马相如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西𪛗中，此皆专指𪛗为。相如檄言：南夷之君，西𪛗之长。疑不专系一郡矣。今云南蛮种最大者，在西谓之百夷，在东谓之爨夷。爨夷偏于曲靖，大族有钏姓者，爨氏之正嫡也。百夷在顺宁永昌，南及普洱，而缅甸暹罗皆其族。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师氏滇系，皆谓𪛗之音误为百。余以为汤武之世已有濮名，春秋传亦言濮，无言𪛗者。吕氏恃君览，乃始言𪛗人。𪛗之为字，疑因濮转声而造。尔雅释地，南至于濮铅，即为南极。夷声转铅，故为濮铅，濮声转百，故为百夷，本之一濮夷也。时阅今古，言音讹变，不知𪛗语所自来。郭义恭广志，说有五濮：曰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𪛗濮（见御览四夷部引）。唐南蛮传因之，谓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既以𪛗濮累言矣。李元阳、顾祖禹、洪亮吉又皆以顺宁蒲蛮为濮人。顾炎武师范述其迁徙之迹尤详，其言曰：百濮本在永昌徼外，误濮为蒲，有以名其地者，若蒲缥、蒲干之类是也。永昌凤谿施畦皆其种，勤力耕鋤，徒跣登山，旧时有事，多资其力，今渐弱而贫。其流入新兴录丰阿迷镇南者，形质纯黑，不畏深渊，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号野蒲（顾作𪛗蒲），桀骜甚诸夷。在景东者淳朴务农。在顺宁沿澜沧江居者号普蛮，亦曰朴子蛮，性尤悍恶，专为盗贼，不鞍而骑，驰突迅疾，善用枪弩。二家所言蒲人，皆与百夷少异，然又言百夷种出黑水之外，则与百濮在永昌徼外者同地。明清职贡，永昌顺宁皆贡濮竹，而顺宁专贡矮犬，与王会百濮献短狗相契。以音读之，蒲普皆与濮近，而朴子蛮与濮尤近（朴子蛮唐时有其名，御览四夷部引南夷志曰：朴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婆罗段为通身裤。善用泊箕竹弓，深

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又，樊绰蛮书曰：自澜沧江以西，越贛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然濮转为𡵓，于双声亦切，则疑古者通称为濮。秦汉以降，又以其小别分之：若者言濮，若者言𡵓，于是汉之𡵓人局于犍为十二县，其专称𡵓道者，局于今之宜宾、南溪、屏山诸县；而说濮者多指永昌建宁，则自东以昭通而外尽云南皆濮种。今质以武王伐纣诸蛮慕义从者有濮无𡵓，若濮、𡵓必异者，何故远者先从，近者独沮？又质以元地理志，其于云南种人有言𡵓无言濮者，安有濮种尽灭，而𡵓人偏盛者也！故知濮为初语，𡵓为后造，犹闻之变为𡵓，桀之变为栋，语其字则一音而小殊，语其物则一类而小别也。郑语，荆子熊严生子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又云：楚蚡冒于是手启濮。是濮地尝为楚附属。庄跻王滇，亦因其故迹也。楚之疆土，其始不过西至巫山，稍南亦有五溪地耳。其去建宁、永昌甚远，逃濮启濮，盖道巴溯江，入金沙江，以逮云南北部，未能尽百濮之地也。春秋传，又有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麋在今郧阳，去云南亦甚远，疑其时百濮之种，已突入贵州、四川以东（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刘达注：濮，夷也。传曰，麋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常氏巴志，其属有濮蛮苴共奴僂夷蛮之蛮，是说百濮入巴中之事）。观是役，巴人出师从楚，盖百濮通麋，必侵轶巴地乃得达，故巴人与楚同忧也。

云南汉人全部语言皆相似，盖沐西平所携淮兵甚多，又迫其土人作江淮语，久之，蜀人南迁者稍众，故其语与蜀相似也。近闻云南人言，西南百夷人语与汉特异，而与福建语同者十有二三，余颇怪两地相距七千余里，不应相会。检南中志，永昌郡有闽濮、鸠獠、漂越、裸濮身毒之民。晋元康末，吕凯之孙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撰曰：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云云。乃知云南西境自有闽濮，宜其与福建土人种类相似，按夏官职方氏称四夷八蛮七闽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闽类有七，则知为南夷通名。故郑注云：闽，蛮之别也。亦不专指东南滨海者言。汉之闽越，即今福建，此特闽之一种耳。郑语，咩姓夔越不足命也。蛮咩蛮矣。韦解，蛮咩，谓叔熊在濮，从蛮俗，按蛮咩蛮矣，职方注引作闽咩蛮矣。称闽咩者，正谓咩姓窜在闽濮。然则西南有闽，自周时已言之，其与东南之闽盖大类同而小别异，故语言有与福建相似者也。

中国人种，本起秦岭以南陇西蜀滇之边。比于北者本西羌之种，比于南者本濮濮之种，合种而为夏人。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本姜姓之别（谓本在南岳则非）。春秋所谓姜戎，亦其类也。其实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神农姜姓，由姜水也，其原本西羌。而黄帝与之同出少典，则亦西羌种也。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此西羌与濮濮合种也。江水为岷江不待论，若水近代皆以打冲河充之，疑未不当。依汉地理志，则金沙江称绳水。然绳水名始于汉，若水则周时已为大名。太史司马相如传，西至沫若水。张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至犍道（今宜宾）入江。是即以若水为金沙江。淮南地形训云：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伊尹献令，正南之国，九菌与产里百濮并言。盖部族大类为濮，其支系南在澜沧江下流与交趾邻者曰产里，北在金沙江之隅与建昌邻者曰九菌。九菌即若菌，菌指其种。（西南夷称人曰菌，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及注。）若指其地，是为濮种小宗之民。（汉越，郡有会无县，今为会理县，正临金沙江。常民蜀志云：会无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开户。是若菌亦濮矣。）若菌生圣人，即指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濮氏而生高阳也。（大戴礼帝系作昌濮，史记五帝本纪作昌仆。按濮人以濮为姓，女子以姓举，故帝系称昌濮氏，犹春秋书子氏姜氏也。）周衰，唯楚与巴通，叔熊蚘冒因之以启濮疆。其时濮种偏满云南，稍东北及于贵州、四川。今贵州蛮人语，侏离者固多矣。而亦或与古语相类，田雯黔书谓夷语称父

曰拔，亦曰罢（按此正当作爸），曰包或曰索（按广雅释亲，叟父也。索即叟之转）。称母曰米、亦曰蔑，曰蒙，曰明（一音之转）。称祖曰大（按此正当作爹。广雅释亲，爹父也。曹宪音大可反，今浙西亦有此语）。称牛曰拟，称鸡曰介，称豕曰拜，亦曰巴（按此正当作耙）。此正考方言者所当知也。

羌之种类亦不专在先零。南中志云，诸葛亮平四郡，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按张俨记亮表云：突将无前，赛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读常志，乃知青羌出于南中，非陇右杂处之羌也。大抵青海吐蕃，本皆西羌种类。由吐蕃而入滇边，故南中得有青羌。自唐至明，言云南属夷者，无青羌名。然唐时所谓么些蛮，即羌种流入者。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录黄直指所记属夷人种，有曰西番者，居永宁、北胜、浪渠，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俗尚勇力，善射，性最暴悍，随畜移徙。有曰古宗者，西番之别种。滇之西北与吐蕃接壤，流入境内，丽江、鹤庆皆间有之。此二种者，男子皆辫发披毡，疑即常氏所谓青羌。师氏滇系又言顺宁所属有巴苴者，亦名西番。元世祖取滇时，从以来，不知蒙古何部落人，男挽总髻，耳戴铜环，由今观之，此亦氏羌类也。又书伪孔传云：蜀，叟也。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项木耳，环铁裹结。汉中志，武都郡有麻田氏叟，阴平郡多氏叟。按后汉书刘焉传，马腾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蜀志刘璋传，璋送叟兵三百人于曹公。张嶷传，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常志言汉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打昌讨平之，因开为郡，号曰益州。先主薨后，越嶲叟帅高定又举郡称王以叛，雍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晋元康八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等及氏叟、青叟数万家就谷入汉川，是叟类蜀、越嶲、建宁、武都、阴平、略阳、天水皆有之。是亦古之氏羌，而今逸其名者也。

蛮人进化有后先，而夏人亦或与蛮同化。叔熊之从蛮俗，是

夏人与蛮同化也。庄蹻王滇，楚将士留者多矣。太史西南夷传，称楚之先有天录。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是滇王尝羌为庄蹻后，汉已开郡，犹未替其位号也。又云，滇王与劳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是庄蹻后非一国也，以其同化于滇，则蛮夷视之尔。杨慎滇载记，乃谓汉时有白仁果，强大，居昆弥川，传十七世至龙祐那，武侯南征，赐姓张氏。邵远平续宏简录，谓汉武恶滇王不逊，因册天竺白饭王后名仁果者为滇王，其言与西南夷传悖。且天竺至滇，中隔掸国（今缅甸）、哀牢、昆明诸部。故汉使求身毒，滇王尝羌留为求道，皆闭昆明莫能通，又焉得以白饭王后主滇也！（南中志所云永昌有身毒之民者，即指掸国。盖掸为永昌附属蛮夷也。然未开不韦以前，此则为哀牢。掸国非哀牢之属，则身毒种尚不得王哀牢，况王滇乎！）依慎所述，其言出云南旧家白古通玄峰年运志，书用梵文，此盖稗官杂录之书。南中信佛，故以释典附会成之，非实事也。世所称白蛮者，与乌蛮分别为言，其始但以衣之白黑辨耳，何与天竺白饭王耶？白蛮之与白夷，其得名不同，唐时称东爨乌蛮，西爨白蛮，是为爨夷，非百夷也。

今之昆明，在云南省会。唐之昆明，在今四川盐源县。陈志，李恢案道向建宁，被围于昆明。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柯，则昆明在建宁东南，皆非汉之昆明也。西南夷传明言北至叶榆，名为耨昆明，则耨昆明必近今大理。耨非即越耨，昆明亦非今之盐源，以汉造昆明池教战考之，其地必多湖泽，今大理有洱海，稍西北则邓川有西湖，剑川有剑湖，此皆汉叶榆县，则前此皆昆明地。其所谓耨者，则汉所改置之耨唐县，今云龙是也。要之，金沙江以外、澜沧江以内，清时大理七属，并耨昆明故壤也。

（《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马 长 寿

中国西南民族系指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所有之原始民族而言。上述各省，土地辽阔，多崇山大川，丛林深谷，故自古为荒徼之区，而原始民族栖息于其间者至多且繁。(略)西南民族不易同化之理由有二：一、该诸民族处亚细亚腹地，与其他任何开化民族之政治中心距离均远。且有天然险阻，可以攻守，可以自立。做汉族屡思草薶禽称之，卒费力多，而成功少。二、诸民族历史悠久，历代建国称王者凡十余次。诸族长居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之间，往往能采撷众长，为其养息蕃蓰之助。而外来之两大文明，虽鼓荡于西南凡三千多年，然以性质不同，反不能收单独同化之效。

此外，西南民族尚有一原因，不易为外人了解而同化者，即诸族之人种繁杂，与文化之辐辏状态是也。汉族与西南民族交通最早。上古之世，苗族驰骋中原；濮蛮，产里，进贡上国。中国之世，西南民族声迹稍匿，然自汉而后，历代日有南蛮、西南夷传。而于种族之甄别，迄今尚无定论者，则西南人种过于分歧之故也。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论而已。其急于功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夫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吏，挑唆撻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而于种族之分类，

文化之分析，不顾也。东西洋人，自马可波罗而后，游览西南者归而亦多撰著成书，于西南之道路、建筑、人种、风俗，有所记载。然其弊多失之简朴。盖彼等之游历西南，为时既短，而足迹所至，又不及什一。归而驰笔写书，书中多简陋抵牾之处，宜也。虽然，西欧人为人类学、民族学，与地理学之发源地，故西方学者在西南二十年之努力，于民族分类方面，确已驾中国人二千年成绩而上之。此无他，盖中国向日无新科学之基础故也。然不能谓中国于西南民族即无分类之尝试。作者分别中西学者对于西南民族之划分，而叙述之，并略论其立论之得失。最后，采撷各家之长，作者于西南民族亦作一分类尝试。

中国《尚书》言“三苗”之处甚多。古代之三苗，或即区别苗族为三种，然其种名已不可知。或曰，三苗乃国名。俱不可考。汉时司马迁著《史记·西南夷列传》区别西南民族为三类：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徼，昆明为“随畜”民族，笮都，冉駹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龢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精辟独到之处，汉后学者不能及也。（中略）

晋范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罗列族名甚繁，然不及《史记》之精辟远甚，盖皆以地名族也。寻其端倪，可分七系。分列如次：一、武陵蛮——包括长沙蛮、澧中蛮、潯中蛮、零阳蛮、零陵蛮诸种。二、南郡蛮——包括巴郡蛮、诸山蛮。三、江夏蛮——一名沔中蛮，系南郡诸山蛮移于江夏间者。四、板楯蛮。五、南方蛮——包括交趾、越裳、海州、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乌浒、象林诸蛮。六、益州羌。七、西南夷——又分为：甲。夜郎、滇邛都、笮都诸国。乙。哀牢、冉駹诸夷。丙。白马氏。

上列七种名称之氏族，氏分属四种族名：曰蛮，曰羌，曰夷，曰氏。再析之，武陵蛮为槃瓠之裔，南郡蛮为白虎廩君之

裔；夜郎为竹之裔；哀牢夷为沈木龙之裔。其余则不可知矣。范氏此分类范畴，曾支配魏晋以下诸史家数百年，而司马迁之分类法，反无人敢起而尝试，此殆由于画鬼魅易，画犬马难欤！魏晋而后，西南往往有新种出现：如魏之僚，隋之蜒，僂，俚，仺；唐之裸蛮，么些，茫蛮等；宋之瑶僮；元、明、清之狼，伶，依，沙等。有新种族即当有新种族列传，然中国史家之分类传说如故也。因无新方法，是以无新创造。及至种类繁多而无以甄别时，于清时遂有魏源者出，思以玄观方法，解答西南民族分类问题，遂倡言曰：“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者之谓蛮。”于是僮，黎，瑶，夔，生番，倮，野人，皆苗矣。宋之羁縻州，元、明、清之土司，皆蛮矣。西南民族分类问题，由范晔至魏源，可谓江河日下！

虽然，明清开拓西南，厥功最大。汉族移殖西南者日多，西南民族进而学汉文，擢科第者，亦日众。内发外铄，因于西南之典章人物，遂渐备悉。明末有谢肇淛者，著《滇略》于西南民族之分析，可称为划分时代之著作。有清一代云南志书多宗之，且鲜能出其右者。谢氏之言曰：

“西南夷种类至多，不可名记，然大端不过二种。在黑水之外者曰僂，在黑水之内者曰囊，有百余种。囊外亦七十余种。僂性柔弱，囊性强悍。僂耐湿，好居卑，囊耐燥，好居高。僂以织纺稼穡为业；囊以牲畜射猎为业。僂自为政，有首长，法令严明，与中国无异。囊虽有头目，然与郡县杂处，习染仿诈。小则鼠窃狗偷，大则聚众相攻不可制止。”

夔即今日所谓“掸族”。氏又以夔类之中有“小伯夷”，环居永昌西南，为夷中之汉化者。有大伯夷，居陇川以西，妇人紧护两乳为其特俗。蒲人散居山谷无定所，永昌、凤溪、施甸及十五喧三十八寨有之。有阿昌，杂处山谷夷倮之间，分布于永昌三寨。又有缅甸人，分老缅，得楞子，阿瓦，如猛，别雍，普瀚，洞吾，摆古数种，其中以摆古为最强。此外又有结瓮，遮些，地羊

鬼，哈牡，怒人，野人等族，皆属僰夷。戛里境上诸夷，大都习僰人所为，有金齿蛮，漆齿蛮，绣面蛮，绣脚蛮，亦皆僰种。按爨之大部为僰。爨类之中，氏以为有么些，居丽江附近。有霁泥（窝泥）居临安等地。有黑白僰在寻甸，北胜，曲靖，宾川，鹤庆，姚安；吐番（古宗西番）在丽江铁桥之北；罗婺在武定，楚雄。此外尚有木察，蒲蛮（仆子蛮），依人，沙人，木邦，拇鸡，普，仆刺等族皆属爨种。谢氏分类与现代人种或语言分类虽未尽合，如缅人应与僰为近，阿瓦、仆刺语言近于苗族，依人、沙人应属僰夷，然大体言之，云南各种主要民族之区别，可谓完备。三百年来，《云南通志》编易数次，各种民族之叙述或较细致，然其主要轮廓反不若谢氏所甄别者为简明扼要。由此益知谢氏分类价值可谓古今独步矣。

惟谢氏所分类者，为云南民族，川、黔、湘、粤之民族不与焉。清代有《皇清职贡图》与《黔苗图说》于西南黔中诸族历举甚详。道光间，山阳李宗昉依《黔苗图说》种族，加以纂释，共分为八十二种。种名如次：

- (1) 黑僰 (一名卢鹿，或黑鬼，分黑白二种)。(2) 罗鬼。
- (3) 白僰。(4) 宋家苗。(5) 蔡家苗。(6) 卡元仲家。
- (7) 波笼仲家。(8) 青仲家。(9) 曾竹龙家。
- (10) 狗耳龙家。(11) 马蹬龙家。(12) 花苗。(13) 白花。
- (14) 青苗。(15) 黑苗。(16) 剪发仡佬。(17) 东苗。(18) 西苗。
- (19) 禾苗。(20) 依苗。(21) 打牙仡佬。(22) 猪屎仡佬。
- (23) 红仡佬。(24) 花仡佬。(25) 水仡佬。(26) 锅圈仡佬。
- (27) 土人。(28) 披袍仡佬。(29) 九股苗。(30) 休佬。
- (31) 仡佬苗。(32) 僰人。(33) 蛮人。(34) 洞人。
- (35) 瑶人。(36) 杨保苗。(37) 伴黄苗。(38) 八番苗。
- (39) 紫姜苗。(40) 谷蔺苗。(41) 阳洞罗汉苗。(42) 克孟牯羊苗。
- (43) 洞苗。(44) 箐苗。(45) 伶家苗。(46) 侗家苗。
- (47) 水家苗。(48) 六额子。(49) 白额子。(50) 冉家